

帕尼姆 - 第二号

南方之王的兴衰

Jeff Pippenger

2025-02-27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结尾写道：“第10至15节代表由北方之王——教皇势力——在1989年至星期日法令之间发动的三场代理战争。”这三场代理战争始于第40节中将美国认定为“战车、船只和马兵”。

下一场由第11节经文所代表、并在公元前217年的拉菲亚战役中得到历史应验的代理战争，发生在埃及的南方王托勒密四世·腓罗帕托尔与塞琉古帝国的安条克大帝（亦称安条克·马格努斯）之间。安条克为报复其北方王国所遭受的败绩和失地而对埃及发动反击，收复了南方王先前从其王国夺取的全部领土，这就应验了第10节。他确实如此行，但在埃及边境止步，从而应验了第10节，并预表了1989年。

但他的儿子们必奋起，聚集众多的军队；其中有一人必定前来，涨溢而过，穿行而去；然后他要回返，再次奋起，直至他的堡垒。但以理书11:10。

第二场代理战争是拉菲亚之战。拉菲亚的意思是边境地带。那片战场标志着安条克在第10节所记载的先前入侵停止之处。三场代理战争都受真理所支配，也就是说，第一场代理战争与最后一场代理战争相一致。这三场战争——第10节、第11节，以及第13至15节的第三场战争——在它们最初的应验中，都是由同一位历史人物发动的。安条克大帝在这三场战役中都有参与，以预言性的方式把它们串联成一条线。安条克赢得了第一场和最后一场战役，但没有赢得中间那一场；在那里，南方王获胜。

正如拉菲亚意为边境地带，乌克兰也是如此。第二场代理战争，最初在拉菲亚战役中得到应验，如今正在乌克兰战争中得到应验。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南方之王，是第一位现代南方之王弗拉基米尔·列宁在预言意义上的后裔。普京一再声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回应是基于一项有争议的协议，即在德国统一之际，北约不会进一步扩张到前苏联领土。普京的动机与第5至9节中的托勒密以及1797年的拿破仑如出一辙。这三位南方之王都以一项遭到违反的条约为依据，为他们针对北方之王的行动辩护。

根据以赛亚书第23章，象征教皇权力的推罗的淫妇将被遗忘七十年，照着一王的年日——这个时期一再被表明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即《启示录》第13章中从地中上来的兽（美国）掌权的时候。

到那日，推罗要被人忘记七十年，按着一王的年日；七十年满了，推罗必像妓女一样歌唱。被人忘记的妓女啊，拿起琴，走遍城里；奏出悦耳的曲调，多唱些歌，好叫人记得你。七十年满了以后，耶和華必眷顾推罗；她必再取她的娼资，并要与全地一切列国行淫。以赛亚书23:15-17。

象征性的七十年时期从1798年延续到星期日法令之时，即第40节所代表的那段历史。直到七十年结束，或当星期日法令临近时，淫妇才再次出现。为此，第10至15节中三场争战的战事是由教皇权势的代理人来进行的，因为在这段时期，她在预言中被遗忘了。

在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代理战争中,北方王战胜南方王.在中间那场战争中,南方王战胜北方王.拉菲亚战役是第11节最初的历史性应验,而该节经文及其历史应验构成两个见证,要与关于教皇罗马在预言中的三天半统治期的平行经文相结合.因此,但以理书第11章中的两段经文,连同它们的历史应验,阐明了第11节所述边境之战的预言特征:这场边境之战首先在拉菲亚战役中得以应验,其后又在1798年的末时再次应验.

这些见证的脉络表明,弗拉基米尔·普京是现代“南方王”的最后一位“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常被解释为“世界的统治者”,但词语mir也确实意为“共同体”.因此,“弗拉基米尔”意为“共同体的统治者”,或“共产主义的统治者”.普京称他介入乌克兰是基于一项被违背的协议,该协议曾回应他对北约在德国统一后所商定边界之外蚕食扩张的担忧.普京的矛头同样指向北约和欧盟,就像指向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一样.北约和欧盟对普京坚持应保持为“无北约”区域的领土所进行的蚕食,类似于当塞琉古王为了与前妻复合而将埃及公主新娘弃置一旁时托勒密的震怒.那份被破坏的盟约预示了1797年托伦蒂诺条约的破裂.在《但以理书》第11章中,南方王战胜北方王时,涉及一项被撕毁的条约.

这项被破坏的条约涉及德国统一之际,欧盟不愿限制北约在其边界之外的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南方之王”的普京,正与由其代理势力所代表的“北方之王”交战.正如二战时期的纳粹是天主教会的代理人一样,乌克兰的纳粹成为第10至15节所述第二次代理战争的象征.三次世界大战与三次代理战争——而在这两条序列中,纳粹在中间那场冲突中都是天主教会的代理人.

在这些代理战争的三个最初的历史性应验中,安条克大帝在每一场战役中都在场.人们常常指出,“安条克”这一名称的词源,以及塞琉古王国作为“北方之王”所承载的象征,如何将安条克界定为敌基督——罗马的教皇——的象征.但在这三场代理战争的历史中,“推罗的淫妇”被遗忘了,因此,名称“安条克”中所代表的“教皇”这一符号,指的其实是他的代理权力.第一场与最后一场战役中,是美国公开为罗马效命.在第11节中,代理权力是乌克兰的纳粹主义,但在战争中支撑泽连斯基的,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的,是美国的舰船与战车.在第二场代理战争的表面上,美国被隐藏起来,正如以赛亚书第23章所述的那七十年间教皇被隐藏一样.美国隐没在它发展出兽的一切特征的那段历史之中,这在预言上恰如其分;一旦第二场代理战争展开,美国便被乌克兰的纳粹主义这一代理权力所遮蔽,尽管支撑乌克兰直到其覆灭的,仍然是地上之兽的军事与经济实力.

当南方王前往巴比伦并把北方王掳去之时,以及当贝尔蒂埃将军生擒教皇、径直走入梵蒂冈之时,都在暗示:乌克兰战争将以普京的胜利告终,届时乌克兰的任何抵抗都已被清除.托勒密所夺取的王国是巴比伦,而拿破仑所夺取的王国是属灵的巴比伦.因此,泽连斯基的王国由那些给予他支持的臣民所代表.如今,特朗普已撤回对地兽的战车、马兵与船只的支持,乌克兰的支撑便是欧盟——这个一直不愿理会普京关于北约蚕食导致条约被破坏之主张的群体.

欧盟官僚奉行的指导思想是“绿色和平”运动.因此,“泽连斯基”的意思是“绿色”.泽连斯基是欧盟好战分子的象征性领袖,而这些人受愚蠢的全球环保议程所引导.当乌克兰战争结束时,普京将庆祝的不仅是对乌克兰的胜利,也是对整个欧盟和北约的胜利.

因此,这三场代理人战争带有真理的印记.第一场和最后一场代理人战争中,南方之王是通过《启示录》第十三章中的海兽与地兽的联盟而被击败的.起初,北方之王的胜利是由与一位保守的、梵一取向的教宗结盟所促成的;在天主教关于法蒂玛秘密的传说语境中,他是白的或好的

教宗.现任教宗,在我写下这些时已弥留之际,是一位梵二取向的自由派教宗,在法蒂玛秘密的语境中则是黑的或坏的教宗.

第十四节指出:当那些“你民中的强暴者”——自高而后倾倒者——进入预言历史之时,这一异象便得以确立.于公元前200年的帕尼乌姆之战中,第十三至第十五节的应验之际,异教罗马介入了与该战役相关的事态.在这三节论及帕尼乌姆之战的经文中,第十四节表明,这一异象乃由罗马确立.

在帕尼翁之战的历史中,一位保守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白教皇将与始于里根时期的八位总统中的最后一位联手,这位总统先前曾与一位保守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白教皇结成同盟.他们在1989年这样做,是为了推翻前苏联,而在最后他们也这样做,为了推翻那个王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

在里根时期,并伴随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与美国的结盟,约翰·保罗二世逐渐相信他就是法蒂玛预言中的良善教皇.出于这种确信,他开始周游世界,宣扬他所理解为对法蒂玛预言的应验.由此,他成为历史上旅行最多的教皇,也成为有史以来最广为人知的教皇,并应验了《启示录》十三章的预言:将有一段时间,全世界都会惊奇地追随那兽.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公众形象,正是那种与美国最后一任总统结成同盟的、保守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式教皇的典型.

因此,与里根同时代的教皇的预言性特征之一,是在某个时点,他的公众形象被标记为一个路标.那个标记在第十四节:当你民中的强盗确立这异象之时.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应验了一个预言性的特征,即成为全世界都惊奇地跟随的那位教皇,从而指向那位将在末时与特朗普结盟的保守派“梵一”教皇.当那件事发生时,异象便被确立;而确立异象的是教皇把自己介入帕尼恩的历史以及公元前200年的历史.

八位总统的开端阐明其终局.并且在第十六节所述的主日法令之前不久,那被人遗忘的推罗之淫妇在与里根的对应者唐纳德·特朗普结成同盟之际,将重返公开的历史舞台.二者联手,正如安提阿古与马其顿的腓力之联盟所表征的那样,倾覆南方王国的末后一代,而这一末后一代由幼王托勒密所表征.在圣经预言中,孩童是末后一代的象征;在乌克兰战争之后,普京将重演那些因军事胜利而被高举、却在某种政教关系困境中迷失方向的南方诸王的历史.

因此,第十节,代表1989年和第一次代理战争,是开端,也就是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第十一节中的拉菲亚战役,代表乌克兰战争,是希伯来字母表的第十三个字母.数字13是叛逆的象征,而乌克兰战争中的代理军队是纳粹,乃现代世界叛逆的首要象征.帕尼翁是希伯来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字母,而该字母表由二十二个字母组成.因此,把字母表中的第一、第十三与第二十二个字母联合起来,构成希伯来语“真理”一词,便将这三场代理战争的结构指认为真理.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二十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字母,是神性与人性相结合的象征;而在不久将来得以应验的帕尼翁之战,将发生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特朗普是第二十二位曾任两届的总统.

帕尼乌姆对一项二重联盟具有双重见证;且在这两重指涉中,该联盟皆界定出双方之间的等级关系.腓力与安条克之间的联盟具有战略性质,旨在对抗托勒密与罗马在东地中海的影响力.然而,他们的协作并未集中于帕尼乌姆之战本身;安条克独立发动并进行此役,未有腓力的直接军事参与.腓力的角色较为间接,他通过在希腊与爱琴海牵制罗马及托勒密的盟友而提供政治与战略支援,使安条克得以专注于科厄勒-叙利亚.史家一致指出,在该联盟中安条克更为强

势,且真正参与作战者唯有安条克.他们的联盟所关涉的,是与亚历山大昔日王国相关的更广泛区域.于是,此一联盟具有首位的领袖与较次的从属者,这一点由“该撒利亚-腓立比”之名所表征——此乃基督在世时帕尼乌姆的名称.故“该撒利亚-腓立比”与安条克和腓力相契合,因为在由奥古斯都·凯撒与分封王希律·腓力所象征的联盟中,凯撒乃更为强大的一方.

“Tetrarch”一词意为统治四分之一之地的君主.该撒统治全境,而腓力则统辖一片领土的四分之一,因此使“腓力”这一符号在帕尼翁与该撒利亚-腓立比的联盟中处于臣属关系.就希律·腓力而言,我们看见双重血脉的象征,而这两者皆象征与上帝所立之约的关系已经破裂.我们也看见亚历山大之国被分为四部分(或四位分封王)之划分的回响,即其中的四分之一.“腓力”之名意为“爱马者”.

在乌克兰战争结束之时所应验的帕尼翁之战中,安条克大帝(即美国)将击败俄罗斯,并与一位由腓力所代表的较次要参与者缔结同盟.该较次要者将被卷入其间,但并不直接参战.这场争战将发生在美国与普京之间,显然与一场由普京的恼怒与骄傲所激起的宗教争端直接相关,正如拉菲亚之战后之托勒密四世·腓罗帕托尔以及犹大王乌西雅所示范的那样.托勒密与乌西雅皆为南方的君王,因军事上的成功而心高气傲,遂欲擅行本应由祭司完成之圣工.乌西雅因此罹患麻风,托勒密则在盛怒之下于亚历山大里亚击杀五万名犹太人.

第十三节指出,现代“共同体之王”(即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代——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战斗.特朗普在这场战斗中获胜,但他是借助来自王国第四部分的一位盟友之力,而该盟友并未实际出现在战场上.当前的事件作证,我们已接近第十一节的结尾.普京将战胜乌克兰,正如“拉菲亚”所象征的那样.随后,他将开始逐步走向衰亡,这可由乌西雅因麻风被关在屋中直到去世的情形所象征.公元前217年在拉菲亚取胜后,托勒密四世·菲洛帕托尔的统治因腐败、奢侈以及对不择手段谋士的依赖而走向恶化.他于公元前204年去世,很可能被他的两位大臣索西比乌斯和阿加托克利斯刺杀或下毒,这是为其年幼的儿子托勒密五世夺取权力的阴谋的一部分.这一动荡的结局反映了希腊化王室宫廷中普遍存在的不稳定与阴谋,也标志着托勒密埃及走向衰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亚历山大逝世后为争夺世界统治权而展开的斗争中所发生的诸多字面应验,预表了“南方王”的属灵应验;而该属灵应验的一个特征,乃是“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成为属灵意义上的南方王.现代的南方王,即俄国,诞生于俄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所引入的哲学思想,从法国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成熟发展至苏维埃革命的共产主义,这一演进乃是南方王的一个特征.共产主义借着革命在全世界传播.

在现代,CIA通过利用非政府机构从事推翻全球各国政权的活动,他们反复采用的循序渐进方案被称为“颜色革命”.南方之王是龙的势力,全球主义者也是龙的势力,CIA的颜色革命是龙的势力的标志.法国作为属灵意义上的南方之王,其历史具有独特性,标志着那条特定预言线的终结.

这一结局由拿破仑所代表.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法国作为南方王的开端,而拿破仑则标志着其终结.历史学家指出,一系列步骤将拿破仑引向他的滑铁卢,从而表明第一位属灵的南方王是逐步走向终结的,这不同于巴比伦和伯沙撒在一夜之间被攻陷.现代南方王中的第一位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列宁——在两年间因一连串中风而去世.有人推测约瑟夫·斯大林毒死了他,正如也有人推测托勒密四世被其谋臣下毒.以苏联为代表的现代南方王的终结也同样是通过一场革命实现的.

促成苏联解体的莫斯科抗议,是发生在1991年8月政变(1991年8月19日至21日)期间的大规模公众抵抗.该事件以保卫白宫和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为中心,直接削弱了苏联强硬派,暴露了政权的脆弱性,并加速了苏联的崩溃.尽管先前在莫斯科的抗议(如1987年至1990年)以及“波罗的海之路”(1989年)积累了势头,但1991年8月的抗议是莫斯科的关键转折点,促成了苏联在1991年底的解体.俄罗斯作为“南方之王”的开始与终结都在革命中发生.苏联的终结是一个王国的逐步瓦解,托勒密、乌西亚、拿破仑,甚至弗拉基米尔·列宁皆是如此.普京的终结是一个渐进式的下滑,一旦乌克兰战争结束便开始.他的终局在帕尼乌姆之战中到来:当美国接管这个王国之时,同时得到一位并未实际参战的盟友的支持.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讨论这些内容.